



似竹非竹南天竹

■董雪丹 文/图

去年过年前,看到南天竹的鲜切枝条在网上被当作年宵花热卖,心里猛然一动。在我的印象里,它那么平常,路边绿化带、小区、公园、单位院子里到处都有它的影子,让人有些熟视无睹了。而且,它是夏天时开碎白花,作为一种花期并不在冬季的植物,怎么和年节的喜庆连结在一起?怎么变成了年宵花?

目光从网上移到身旁,再看南天竹,感觉有些不一样了:历经风霜依然缀满枝头的累累红果,像一团团火焰在燃烧,在灰色的冬季里热烈而耀眼,真不负“天烛”之名。大雪飞舞时,一串串红灿灿的小果子在白雪的映衬下,像一簇簇盛开的花朵,红得明亮,红得滋润,红得诱人,红得喜庆,加上或绿或红的叶子的映衬,格外夺目,也格外讨喜。即便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果实,仅仅是那些桀骜不驯的枝叶不管不顾地从雪中伸展出来,在千花百草凋零之后依然生机盎然,已足以让人怦然心动。

原来,南天竹是以果代花走入年宵花的行列,不是从现在,而是在很久很久之前。



因为果子色如丹砂,与变红的叶子一起凌霜傲雪经久不落,南天竹被视为植物中的君子,深受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,再加上名字中的“竹”字与“祝”谐音,与水仙、绶带鸟在一起,就是“天仙拱寿”;与佛手、仙桃、石榴组合,就是祝多福、多寿、多子。很多人喜欢把南天竹和腊梅、松枝一起插瓶,也有人将它与水仙、蜡梅并称“岁寒三友”。就这样,南天竹不仅走进诗画,也走向家家户户的案头,增加喜庆气氛,增添吉祥的寓意。

至于名字的来源,有这样一说:“叶叶相对,而颇类竹”,故名南天竹,也叫天竹。除此,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,无论哪一种,相同的是对它的欣赏。它也的确招人喜爱:树干丛生,形态清雅;叶片扶疏,潇洒如竹,嫩时黄绿,渐至深绿,入冬后呈红;小花穗生,瓣白蕊黄,还有清香;花后结果,浆果球形,每穗数十,开始为绿,后来变红。南天竹的品种很多,据说浆果成熟时也有白色、淡紫色的,我见过最多的还是红果果,偶尔见过橙红色。总体来说,南天竹小花清秀,叶

美果艳,可谓五色陆离,四季出彩。

这似竹却非竹的南天竹,因其鲜艳的果实和会变色的叶子,在明清时期,就被列为古典庭园的造园植物,甚至有一种将南天竹神化的说法,说“植之庭中,可避火灾”。真假不必探究,倒是可见古人对南天竹的尊崇。同时,它也被盆景界人士酷爱。我还是更喜欢自然生长、纵横飘逸的南天竹,总觉得有些爱不是真正的爱,是爱被爱之物的灾——被扭曲、被限制生长的南天竹肯定活得不舒展、不痛快,如果可以,它一定会说出自己的疼痛和反抗。

它也的确是一种有个性的植物,虽然外表清秀,却全株有毒。特别是它的小果子,虽然红艳诱人,让人垂涎,却是只可远观,不可亵玩,更不可啖。有趣的是它的根、叶、果都可药用,果实可解砒毒。有毒,却可解毒,世间之物相生相克,真是神奇至极。

这有容貌、有品格的南天竹,妙就妙在与竹子的“似与不似之间”吧。被称为君子的南天竹,可以有竹之名并与梅花相伴并称,自然有它的清峻之气。在夸赞南天竹的诗词中,我很喜欢清代蒋英的《南歌子·南天竹》:

清品梅为侣,芳名竹并称。
浑疑红豆种闲庭。
深爱贯珠累累、总娉婷。
不畏严霜压,何愁冻雪凌。
渥丹依旧叶青青。
好共岁寒三友、插瓷瓶。



幸福水流进农家院

■王天瑞

谁能料到,千万年来,都是人追水,而在这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代,竟然变成了水追人——自来水追着人的脚步蹦着跳着说着笑着欢欢快地流进了乡村农家院、流进了农家院的水缸里……

“民以食为天、以水为先。”咱暂不说食,就说说水吧!

自从人类诞生,都是“逐水而居”,也就是说,人类都是追逐着水而居住在坑边、塘边、湖边、河边。如果没有水,如果没有坑、塘、湖、河,那就在地下挖坑找水,或打井引水。如果还是找不到水,或引不来水,为了活命,也就只好弃家离舍,立马迁徙向有水的地方,无论路途多么遥远,也无论途中多么艰难。

水,水是什么?水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源泉。无论植物或动物,都要以水维持最基本的生命活动。没有水,草木就会枯死,动物就会渴死,当然人类也无法生存,鲜活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。有了水,碧草变得更绿,鲜花竞相开放,大树挺拔茁壮,我们的星球才清澈蔚蓝,我们的世界才生机盎然。有了水,人类才能生生不息,才能在生命的长河里搏风击浪奋然而前行。生命需要水,人尤其离不开水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豫东的饮水经历了自然发展、饮水解困、饮水安全等阶段,近几年,随着综合国力提高,又迅速进入了“巩固提高”新阶段。喜事频频传来:“黄村要通自来水了!”

其实,安装自来水,“钱”并不是问题。不少人问李支书:“自来水,咱喝起喝不起呀?”在动员大会上,李支

书说:“安装自来水,把管线拉到你院门口,不要一分钱。院内管线费由个人负担。平时用水,每人每月大约需要一吨,2元钱。这几个钱,都说说,还有谁家拿不起?”村民们不由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时,王玉琢讲了他第一次进城的故事。王玉琢的老表高中毕业后,考到县纺织厂当工人。一天,王玉琢去看老表时,当看到工人们洗脸用自来水、洗衣用自来水、做饭用自来水,把水龙头那么一拧,清水哗哗流,真得法啊!真舒坦啊!真牛气啊!王玉琢回来就给大伙讲,很多人还不信,说:“你别瞎说了!”王玉琢说:“你们要不信,收完麦没事了,我带你们去看看。”当大家真看过后,也就只好相信了,纷纷说:“城里人真享福啊!”如今,咱黄村马上就要通自来水了,也该咱享享福了!

不是吗?当黄村的自来水管安装好后,自来水也就流进了农家院,把水龙头那么一拧,清凌凌的泉水也就哗哗地流进了水缸里……黄村人都叫它“幸福水”。

李文书给我讲个陈锦江替五家邻居预交水费的故事。陈锦江,从10岁就独自生活。他双腿患有小儿麻痹症,行走拄双拐,无法到井边去打水,20多年里,全靠五家邻居轮流给他挑水吃。前些年,在村致富小组帮助下,他成立个养蘑菇公司,赚了一些钱,听说村里要通自来水,不但自己积极预交了三年的水费,还主动替五家邻居预交了三年的水费。他说:“过去邻居们帮助我,今天我有能力了,也要帮帮邻居们。”

黄村通水那天,80岁老翁李敬镇给我讲了个他自己的故事。新中国成立那年,李敬镇8岁,就开始和姐姐一起到井边去抬水,15岁时身强力壮了,就独自到井边去挑水。除了人吃,还要洗衣、洗脸,还要喂猪、喂羊、还要浇花、浇树。有时一天挑三担水,有时一天挑五担水。他家离井远,挑一担水来回一里路。就这样,他一直挑到80岁。今天,终于撂下担子不挑水了。算算吧,这几十年,他究竟挑了多少担水?又究竟走了多少路?李敬镇说:“今后,无论刮风下雨,还是酷暑寒冬,不出门就能吃到水,俺打心里一百个高兴啊!”

又一天,县自来水公司的王进,化验过黄村的水质后,向我讲了卫生工作者的发现。长寿村和疾病多发村,都与饮水有关,好水能使人身体健康,污水能给人带来疾病,甚至能折损人的寿命。他还说道,本来井的发明和吃井水,已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。豫东平原上的井水,都很旺、很清、很爽,如果没有天灾人祸,人们就安居乐业。不过,由于对井的管理不善,当大风刮起时,尘埃、草木会被刮到井里;当大雨骤降来,污水、泥沙会被冲到井里。井里有时还有屎克郎推来的粪蛋蛋,有时还有观天的青蛙咕哇咕哇叫。井水能不污染吗?如今,自来水既方便,又卫生,还安全,三全其美,今后,乡村里一定会活跃很多老寿星。我不由连连称“是”。

清凌凌的幸福水啊,汩汩地流淌吧!

豫东人民的生活啊,节节地登高吧!



诗三首

■魏华

迎春风

岁月轮回近新春,
楼房庭院客舍新。
美酒茗香邀朋品,
迎进春风请客临。

思乡

庚子冬将尽,
归乡疲阻途。
遥望家乡远,
异地客楼孤。
雪压三川白,
颍水寒中流。
怜惜心相悦,
彼此共祝福。

战疫豪情

花蕾新蕊一点红,
岸边柳丝孕春萌。
新冠灭迹僵难死,
多点散发使人惊。
白衣战士重返场,
瘟疫灭净朗风清。
新春将至家乡远,
祝愿家国都太平。